

三国 演义 配角



马伯庸 著

官渡杀人事件

此时满天星斗灿烂，我把杯里揣着的木牍取出来把玩，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奇妙感。次日这里就要拔营，曹公即将接管整个中原大地，成为不可撼动的霸王。

假如徐他能够成功的话……

白帝城之夜

刘备应该不会改变立嗣的心意，但躺在永安的他已经病入膏肓，动弹不得。白帝城的神秘沉默，或许是某些人为了隔绝天子与外界联系而竖起的帷幕，而诸葛亮和李严匆匆赶到白帝城后再无消息传回……

街亭

刚从死亡边缘逃出来的马谡是茫然无措的，失去了地位和名誉的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时候，他的心态就好像是刚刚从笼子里逃出来的野兔，只是感受到了自由……

三国配角的 因缘际会 波谲云诡的 历史谜团

THE ROMANCE OF THE SUPPORTING ROLES OF THREE KINGDOMS

在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除了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周瑜等家喻户晓的人物，还有许多配角，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从微小的史料记载中，想象出许多配角的故事。

《街亭》借“马谡失街亭”事件，追问马谡的结局，最后揭示了街亭之战被掩埋的真相。

《白帝城之夜》以刘备白帝城病重为背景，虚构出了一出皇位更迭的故事。

《官渡杀人事件》讲述徐他刺杀曹操事件，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的激烈交锋？

《宛城惊变》分析“宛城之战”必死之局为何只有曹操逃出生天的秘密。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二人的爱情悲剧与三国波澜壮阔的群雄争霸有何关联？

《洛神赋》流传千古，甄宓、曹丕、曹植三人之间究竟有何纠葛？

《三国新语》与《三国志·步幸传》借三国史实逸事穿凿附会，嫁接翻转，聊为一乐，不要当真。

在不为人知的
历史缝隙中
想象潜藏千年的
阴谋与诡计



三国
配角演义

著
马伯庸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雅天卷
CS-BOOKY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配角演义 / 马伯庸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404-9087-4

I. ①三… II. ①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2090 号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SANGUO PEIJUE YANYI 三国配角演义

作 者：马伯庸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出 品 人：郑冰容

特约监制：游婧怡

特约策划：邢越超 刘宁远 姚长杰

特约编辑：汪 璐 胡 可

营销支持：侯佩冬 傅婷婷 李佳欢

封面设计：熊 琼

版式设计：梁秋晨

版权支持：中联百文

出 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 × 995mm 1/16

字 数：223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9087-4

定 价：4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历史缝隙中的细节 | ————— 1

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永远只是一些不完全的片段与表象，在这些片段的背后和间隙究竟存在着什么，却有无限的可能性。

| 街亭 | ————— 5

刚从死亡边缘逃出来的马谡是茫然无措的，失去了地位和名誉的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时候，他的心态就好像是刚刚从笼子里逃出来的野兔，只是感受到了自由，但对自己的方向十分迷茫，未来究竟如何，他根本全无头绪。不过现在他的人生目标再度清晰了起来，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 白帝城之夜 | ————— 103

刘备应该不会改变立嗣的心意，但躺在永安的他已经病入膏肓，动弹不得。白帝城的神秘沉默，或许是某些人为了隔绝天子与外界联系而竖起的帷幕，而诸葛亮和李严匆匆赶到白帝城后再无消息传回，说不定也已身陷彀中。

| 官渡杀人事件 | ————— 151

此时满天星斗灿然，我把怀里揣着的木牍取出来把玩，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奇妙感。次日这里就要拔营，曹公即将接管整个中原大地，成为不可撼动的霸主。

假如徐他能够成功的话，那么这一切将完全颠倒过来，袁本初将率领大军南下许都，我则会变成张郃那样的投降者，或者在某一场战斗中殉难吧。

| 宛城惊变 | ————— 195

曹操这一生的所有危机加到一块儿，却都不及他在宛城遭遇的这一次这么有戏剧性，这么离奇，这么充满了重重迷雾。围绕着这次危机的种种隐情，更是宛如丝线般繁复杂乱，直至许多年后，仍旧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余波回荡，影响无比深远。

| 《孔雀东南飞》

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 | ————— 215

我在满足之余，却还带着淡淡的遗憾，有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难道《孔雀》真的只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吗？焦仲卿和刘兰芝，真的只是乱世之中的一粒不为人知的沙子吗？

| 风雨《洛神赋》 | ————— 239

我们的演员们终于纷纷退场，只剩下《洛神赋》流传至今，叫人嗟叹不已，回味无穷。千载之下，那些兵戈烟尘俱都散去，只剩下《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眸善睐的传奇女子。世人惊羨于洛神的美貌与曹植的才气，只是不复有人了解这篇赋后所隐藏的那些故事与人性……

| 三国新语 | ————— 263

曹操大宴于许都，天子在席。宴酣之时，操持酒樽趣帝前，醉声曰：“陛下可知，设若无孤，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天子亦大醉，对曰：“袁本初、孙仲谋、刘玄德，与朕而将四矣！”二人大笑，畅饮竟夜。次日醒觉，皆醺醺然，尽忘前事。左右无敢告之者，君臣亲善如初。

| 三国志·步幸传 | ————— 277

十二年，太祖欲征北郡乌丸，问计于郭嘉。嘉深通有算略，劝公出，又密召幸，屏退左右，曰：“曹公即往北征，公宜早行，伪投乌丸，则我军胜矣。”幸踟蹰不决，嘉再三逼之，乃从。嘉甚喜，携幸北上，军至柳城，嘉病笃。

◇ 历史縫隙中的细节 ◇

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永远只是一些不完全的片段与表象，在这些片段的背后和间隙究竟存在着什么，却有无限的可能性。

小时候最崇拜的就是三国英雄，对其中的名将谋臣如数家珍。当时我深深地相信，“智”的最高境界是诸葛亮，“武”的最高境界是关云长，“勇”的最高境界是赵子龙，“仁”的最高境界是刘玄德，再加一个大反派曹操，余者碌碌，乏善可陈。

后来我发现，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几个经典角色，但同时也锁死了我们对三国时代的视野。自《三国演义》以降，举凡小说、评书、戏剧、丹青乃至后来的电视剧、电影，我们会发现，反反复复说的总是刘关张、曹刘孙、诸葛亮，讲的总是他们官渡之战、火烧赤壁、六出祁山的故事，仿佛整个三国时代除了这几个人、这几件事，就没有其他值得说的东西了。

《红楼梦》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水浒传》讲的是绿林好汉的传奇，《西游记》讲的是师徒四人的游记，都是微观视角。《三国演义》跟它们却不同，描绘的是宏观的整整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既有大人物的风云际会，也有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既有扭转乾坤的宏大叙事，也有跌宕起伏的个人奋斗。这些海量的细节填塞在大时代的骨骼之中，使之有血有肉，生动无比。

我们关注的，往往是这个时代最宏观的部分，以及那几个时代的骄子。

更多的微观细节，则被忽略掉了，沦为无足轻重的背景。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这也是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初衷。

三国并不是只有主角，还有许多配角和小人物。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只不过被埋于历史的夹缝中，不为人知罢了。我的任务，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让那些配角走向前台，哪怕只是在短短几千字的篇幅里，也要绽放出如同主角般绚烂的光彩。

这几篇基于三国背景的小说并没有严谨的历史考据，也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如果要把它强行归入一个类别，那么它应该属于一种对历史的再想象。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永远只是一些不完全的片段与表象，在这些片段的背后和间隙究竟存在着什么，却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的工作，是从一句微不足道的史料记载或一个小小的假设出发，把破碎的历史片段连缀成完整的链条，推演出一个逻辑可信的故事，让读者意识到，在他们所熟知的英雄们奋斗的同时，还有许多卑微的配角为了自己的理想或利益而挣扎着。这种“再想象”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与其说是为了还原历史背后的真相，毋宁说是以历史片段为建筑材料，来构筑自己理想中的往事宫殿。

从一段史实出发，中间是最狂野的想象，但最终又可以落实到另外一段史实上，让首尾彼此应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上的乐趣。

比如《官渡杀人事件》，它的核心是官渡之战期间发生的谋刺曹操事件，这是一件真事，但在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单：“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这起足以改变历史的刺杀事件，根本没人知道，如果不是陈寿顺手记下来，这一段早就被人淡忘了。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忍不住浮想联翩，想象刺杀曹

操的徐他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刺杀曹操，刺杀的准备又是如何进行的，会不会有在水下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的激烈交锋……

再比如《孔雀东南飞》，它是一首中国古典叙事长诗，历来传诵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注意过，这首诗的序言里说得明白，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汉末建安中”，简简单单五个字，就把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与三国前期那波澜壮阔的群雄争霸联系在一起。那么，两者之间究竟会有怎样的联系？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是否还有背后的隐情？哪位三国名人和他们能有来往？这都是一个小说创作者所感兴趣的细节。

还有著名的“马谡失街亭”。《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史书里却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马谡是死在了监狱之中。那么这个矛盾的背后，代表了诸葛亮的什么心思？马谡的结局到底是什么？街亭是否有什么不得了的真相被掩盖了？我很想替古人担忧一下。

这些三国的配角就在这样一连串的刨根问底中逐渐活跃起来，在大时代的阴影下演绎了自己的一段人生，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全。

在这本小集子里，还附有《三国新语》若干则。它在体例上模仿《世说新语》，利用三国的一些史实逸事穿凿附会，嫁接翻转，聊为一乐，不要当真。

马伯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 街亭 ◇

刚从死亡边缘逃出来的马谡是茫然无措的，失去了地位和名誉的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时候，他的心态就好像是刚刚从笼子里逃出来的野兔，只是感受到了自由，但对自己的方向十分迷茫，未来究竟如何，他根本全无头绪。不过现在他的人生目标再度清晰了起来，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街亭败战

一阵清凉的山风吹过，马谡拍了拍胯下的坐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对习惯蜀中温湿气候的他来说，这种陌生的气候虽然感觉很惬意，但仍会让他的身体产生一丝微妙的不适。这种不适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湛蓝的天空没有一点云彩，阳光十分耀眼。从山岭的这个高度回头望去，远方是绵延逶迤的秦岭山脉，起伏不定的山脊仿佛一条藏青色的巨龙横卧在这雍凉大地上。

在马谡的身后，是两万多名蜀军士兵，他们三人或四人一排，组成一条长长的纵队穿行于狭窄的山路之间。士兵们各自扛着手中的武器或旗帜低头急行，相较于踌躇满志的指挥官，他们似乎更加专注于脚下的道路。以这种速度在崎岖的山地急行却仍旧可以保持队列整齐划一，足以显示出这支部队良好的素质。

在队伍的前头飘扬着两面大纛，一面写着大大的“汉”字，一面写着大大的“马”字；两面旗帜就像它们所代表的主帅一样踌躇满志，迎着风在空中飞舞，金线做成的穗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忽然，一骑斥候出现在队列的正前方，负责前哨的神将李盛迎上前去问了几句，立刻策马来到马谡身边，向他汇报道：“马参军，前面斥候回报，已经看到断山了。”

马谡“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说：“照目前的速度，日落之前就可以抵达街亭，很好，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前进。”

“是，那么斥候还是在队伍前三里的范围内活动？”

“把巡逻范围扩大到五里。要接近街亭了，守军数量还不清楚，谨慎点比较好。”

李盛说了一声“得令”，刚拨马要走，又被马谡叫住。

“前军多打起几面旗帜，我要叫他们早早发现我军的存在，然后望风而逃。”

说到这里，马谡的嘴角微微上翘起来。他尽量不动声色地下着指示，想使自己看起来更加镇定自若；不过内心的激动始终还是难以压抑，一想到即将到达街亭，他白净的脸色就微微泛红，双手习惯性地攥紧了缰绳。

马谡的激动不是没有理由的。长久以来，虽然他一直格外受诸葛丞相青睞，但始终不曾单独指挥过一支一线部队。这个缺憾令马谡在蜀汉军界总无法受到与其他将领一样的尊敬。很多人视其为只会对着地图与文书高谈阔论的高级文官，这让以“智将”自居的马谡耿耿于怀。

军队与庙堂不同，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哲学与道德评判。这是个经常要跨越生死的团体，务实的思维模式使得军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只会看那个人做过什么，而不是他说过什么。这种评价未必会见诸正式公文，但其无形的力量在军队中比天子赐予的符节更有影响力。一名没有实绩的军官或许可以在朝廷获得褒奖，但绝不会得到同僚与下层士兵发自内心的尊敬与信赖，而这种信赖在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

马谡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变得格外敏感。别人

的眼色与窃窃私语总令马谡如芒在背，先主去世前一句“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甚至抵消了诸葛丞相的褒奖。马谡是如此迫切地渴望出战的机会，他太需要一次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

终于，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因为蜀汉的北伐开始了。

蜀汉的这一次北伐声势惊人，自从先主死后，蜀汉还从没组织过如此宏大的攻势。甚至追溯到高祖刘邦以后，两川都不曾对中原发动过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诸葛丞相从五年前就一直在为此筹划，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

建兴六年（228年）春，蓄势待发的蜀汉精锐军完成了动员，北伐正式开始。近十万名士兵自汉中出发，犹如一部精密的军事机器，在从祁山到秦岭的漫长战线上有条不紊地展开，缓慢而有秩序地露出锐利的锋芒，直指魏国的陇西地区。“恢复汉室”的梦想，从益州盆地熊熊地燃烧到了雍凉的旷野之上。

战事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赵云、邓芝军团成功地让魏国大将军曹真误判了汉军主攻方向，把他和他的部队吸引到了箕谷（现陕西褒城县西北）一带。而在雍州主战场，汉军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压配合无间，兵不血刃即迫使天水、南安以及安定三郡宣布脱离魏国的统属，向汉军送来了降表。在很短时间内，陇右地区大部分已经被诸葛丞相控制，震惊的魏军守备部队只能龟缩在上邽、冀城、西城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中，等待着中央军团救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清除魏军在陇西残余的防御力量了。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须控制住街亭，让魏国的支援部队无法及时进入陇西地区。对于究竟派谁去防守这一要地，在统帅部中爆发了一场争论。

诸葛丞相提议由他一直看好的马谡肩负阻援的任务，这个提议遭到了大多数幕僚的反对。就像马谡自己感觉到的那样，他们对他并不信任：“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交给魏延或者吴壹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宿将，而不是一个从来不曾上过战场的参谋。”这个理由是如此尖锐，以至于马谡不需多少

洞察力就能觉察到其中对他的蔑视——甚至有人搬出了先帝的那句评价，暗示诸葛丞相用人之偏。

那次会议中，面对着诸人的争论，马谡保持着难堪的沉默，任由周围蜀将的眼光扫在自己身上。他有些愤怒，又有些沮丧。他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诸葛丞相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一眼，他明白如果继续低头下去，机会就会从手中溜走，于是他站了起来。

丞相似乎对刚才的争论没有任何的感想，慈祥的脸上看不出有一丝端倪。等到诸将的争论暂告平息，他才把头转向马谡，徐徐问道：“幼常，你能做到吗？”

“能！”马谡大声说道，这是回答丞相，也是回答在场所有的人。

丞相点了点头，缓缓从桌上取出一支令箭，放在手里摩挲，仿佛那支木制的小小令箭有千斤之重。

“魏军在陇西的实力不可小觑，城小坚固，需要文长（魏延表字）与子远（吴壹表字）这样的大将。阻援的任务，只需挡魏军于陇山（今六盘山）即可，还不至于动员我军的主力。幼常虽然经验不多，但是跟随我多年，熟读兵法，我觉得他是能够胜任的。”

丞相顿了顿，似是不经意地说道：“不把刀放进口袋里，是无法知道它到底有多锋利的。”

诸葛亮用古人的一个比喻结束了这次争论。于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人选就这么确定了，没人敢对诸葛丞相的决定多说什么，因为再继续反对就等于挑战丞相的权威。但反对者们并不心服，甚至有人私下里认为，这是诸葛丞相扶植自己亲信的一种手段，这个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却像一粒种子悄然埋在了每个人心里。

马谡满足地看着同僚们的脸色，那种眼神让很多人不满。出于礼貌，马谡至少也应该表现出一点谦逊或者辞让；但是现在他把得意之情完全表现

在脸上，这是对反对者的一种羞辱。这是他在军界被孤立的原因之一。

“幼常，街亭虽小，干系重大，不要让我失望啊！”

丞相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诸葛亮一向稳健的行事风格来说，像今天这样力排众议的举动可是非常罕见的。马谡对于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于是他以同样分量的自信来回应丞相的这种信任。

“请丞相放心，只要我在，街亭就在！”

丞相听到这句话，露出满意的神色，起身将令箭与符节交给了马谡，然后像平时一样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这个举动绝不寻常，暗示了丞相对这个决定的坚持，于是就连在座最顽固的反对者也都闭上了嘴。

唯一令马谡不快的是，随后丞相将裨将军王平任命为他的副将。

就个人感觉而言，马谡实在不喜欢王平这个人。这个人虽然举止稳重，不像一般老兵那样粗豪无忌，但是性格很狭隘，猜疑之心特别重。反对委派马谡去街亭的将领之中，他都是比较激烈的一个。所以当诸葛丞相宣布他为马谡的副将时，马谡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不屑、震惊以及恼怒，他黝黑的脸上写满了轻蔑。

然而，诸葛丞相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一次派遣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前往，实质上是一场赌博：魏国的筹码是整个陇西地区和通往关中的通道，诸葛丞相的筹码则是十万蜀军与自己的政治生命，两者之间的胜负将取决于马谡在陇山阻援的表现。

因此，丞相希望能尽可能地把胜算加大：王平对于雍凉的事务比较熟悉，而且拥有马谡所无法比肩的实战经验。派他作为马谡的副手，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对于这个任命，当事双方都通过各自的习惯表达了不满。这不仅是出于私人方面的好恶，从技术角度来说，马谡还看不起王平那种平庸的指挥风格，

而王平也对这个参谋出身的书生不屑一顾。

但是军令就是军令，无论是马谡还是王平，都没办法改变。两个人领取了丞相亲自签发的符节，一前一后走出了营帐。在大帐门口，王平停下脚步，冷冷地瞥了马谡一眼，一句话都没有说便转头离开，还故意把自己的铠甲弄得铿锵作响，好像在讽刺马谡一样。

一直到出兵之前，他们都没再说过话。

马谡把思绪收回来，回首望了望逶迤几里的队伍，王平现在负责殿后；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安排，两个人互相见不到，免得彼此尴尬。对踌躇满志的马谡来说，这只是些小瑕疵而已，并没太放在心上。他是丞相亲自提拔的人，没必要与一个二流将领争无谓的闲气。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又愉快起来，觉得吹在面上的风也清爽多了。

天空飞过几只大雁，他仰起头眯着眼睛倾听着雁鸣，甚至想拿起弓箭射下几只，来释放自己的这种兴奋心情。只需要在街亭取得胜利，他从此就会平步青云。

与马谡并辔而行的是他的参军陈松。受到主帅的影响，这个瘦脸宽眉的中年人也是一身轻便甲装，神色轻松自如，好像只是出来踏青一样。他注意到了马谡神采飞扬的神情，于是恰到好处地问了一句：“幼常，你看这一次北伐，胜算能有多少？”

“呵呵，我军现在节节胜利，陇西计日可得。”马谡扬起手中的鞭子，笑道，“如今只是快胜慢胜的问题，陈兄未免多此一问了。”

“那倒也是，有幼常你在此，又愁什么呢？犬子将来要是从武，定要拜到参军门下讨教呢！”

马谡对于这样的恭维已经习以为常，比起那些总是没好脸色的将领，统帅部的文职人员对马谡颇有好感，甚至有着小小的崇拜。他耸耸肩，从容